

## 教宗方济各在第十六届世界主教代表常务会议第十八次全体大会的发言

对我来说，教会就像众信友一样，是圣人，也是罪人，一个由真福八端和玛竇福音第廿五章的力量召唤而聚集起来的民族。

耶稣为了祂的教会，没有采取祂那个时代的政治谋略：既不做法利塞人、撒杜塞人、厄塞尼派，也不做狂热的激进分子，不组织「秘密结社」；祂只是继承以色列的传统：「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必作你们的天主。」

我喜欢将教会视为一个单纯而谦卑地走在上主面前的人民（天主的子民）。在宗教信仰上，这是我们「信友」的意义。我说忠信的子民，那是为了避免陷入诸多意识形态的观点和思维中，从而「扭曲了」天主子民的真实面貌。单纯而忠信，或也是在旅途上前进「圣洁而忠信的子民」，有圣人，也有罪人。这就是教会。

忠信的天主子民的特点之一是不能错误。是的，「在信仰上不能错误」（「*In credendo falli nequit*」，《教会》教义宪章，12）。在信仰上无误：「你想知道慈母教会信什么，就要去了解教会训导，从中能获得启发；但如果你想知道教会是如何相信的，你就要转向忠信的天主子民。」

有一个画面浮上我的心头：一群信友聚集在厄弗所主教座堂的入口。故事（或传说）是这样的，当主教们列队进入教堂时，人们站在通往教堂道路的两侧，不停地齐声高喊：「天主之母」，这是天主子民深信不移的道理，要求圣统宣布这条信理是真实的。（有人说他们手里拿着棍棒不断地向主教挥舞）。我不知道这是历史还是传说，但画面历历在目。

圣洁而忠信的天主子民有灵魂，因为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信仰的诠释方式、一种看待现实以及我们的良心的方式。我们的信友意识到自己的尊严，所以让他们的孩子领洗，让他们的亡者得到葬礼。

我们这群圣统制的成员来自这子民，领受这子民的信仰，通常来自于母亲和祖母，如保禄向弟茂德说道：「你的母亲和祖母」——一个以母语沿袭传承下来的信仰，就像玛加伯的母亲用「方言」对她的孩子们说话一样。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天主圣洁而忠信的子民以方言传播信仰，而且通常以女性的语言传递。这不仅因为教会是母亲，也是因为女性懂得体现这一点；（教会是女性）也因为女性知道如何等待，知道如何发现教会和信友的资源，她们敢于超越极限，也许带着恐惧，但仍怀抱勇气，在一天的清晨、

天还未亮的时候，凭着直觉（而非希望）走近一座坟墓，感受到那里可能有生命。

在天主圣洁而忠信的子民中，妇女是教会的反映。女性代表教会，教会是净配，也是母亲。

当圣职人员在教会服务事工中行事过当或严苛对待天主子民时，他们玷污了教会的面容，以大男人主义的专断独行毁坏教会，很容易令人想起利莉娅娜修女（Sr. Liliana Franco）的发言。知道在一些堂区办公室里，居然像超市一样，可以看到圣事服务项目的「价目表」，实在令人难过。教会要么是旅途中天主的忠信子民，是圣人，也是罪人，要么便是沦为提供各种服务的公司。当牧灵工作者走上第二条路时，教会就会成为救恩的超级市场，而司铎不过是跨国公司的员工。这是圣职威权主义所导致的重大挫败，令人痛心疾首（在罗马，去看看那些到教会裁缝店试穿长袍、帽子或加上蕾丝袍服的年轻司铎，就足以证明）。

圣职威权主义是鞭鞑，是祸殃，是一种世俗形式，它玷污并损坏上主净配的面容；奴役了天主圣洁而忠信的子民。

天主的子民，圣洁而忠信的子民，怀着耐心和谦卑继续前进，忍受制度化圣职威权的叱骂、欺凌和排挤。我们多么自然地把神父的晋铎或主教的晋牧，视为职阶的升迁——这是践踏天主圣洁而忠信的子民的恐怖世界与世俗行为。

2023年10月25日

教宗发言用西班牙语。

（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 恭译）